

追寻父亲的战争岁月

文/玉 森



战斗英雄任兆祥



任兆祥荣获的军勋章



任兆祥当年的战衣

在血与火的洗礼中，父亲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，但父亲却不愿讲起自己战争的峥嵘岁月，也不愿意回忆战斗的瞬间。

一枚枚军功章、一件绣有“人民功臣”的军上衣，在无声地诉说着父亲在战火中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。

踏着父亲的战斗足迹，前去翻开那页写满可歌可泣、气壮山河、奋勇杀敌、不畏牺牲的战斗岁月……

活着

有谁不想活呢？

有谁没有家呢？

但是在战争年代，我们的钢铁战士，为了掩护战友完成战斗任务，宁愿牺牲自己去打先锋，甚至和敌人同归于尽，把生和希望留给战友。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，为了让人民过上安宁、和平的幸福生活，他们宁愿舍弃父母、舍弃小家，义无反顾地投身解放战争的洪流中。

父亲任兆祥，1925年4月出生，河北省邯郸市邯郸县范庄村人。1947年3月，父亲参军，在中野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一连历任班长、排长、政治指导员、连长、大队副政委。四十六团是红军时期创建的赫赫有名的“夜老虎团”。父亲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，以及湖北省襄樊战役、大别山攻克齐银山、罗田战斗、橘担洲当牛山战斗、四川成都大树场三元场战斗、四川酉阳战斗、关隘人面山战斗……1949年，在进军大西南时，父亲被授予特等功。

在解放战争中，父亲出生入死，奋勇作战，被所在部队授予“战斗英雄”称号。

据父亲回忆，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是他人伍后参加过是最惨烈的一仗。

那是1948年12月10日，战斗在双堆集南大王庄村打响。

战斗从上午8点开始，一直打到晚上8点多。一场小规模战斗，敌我双方竟然投入7个团的兵力，可见大王庄是敌人死守的屏障之地。

敌我双方都善于近战。夜战，敢于拼刺刀，实力旗鼓相当。战斗中，我军的一个排打没了，一个连打没了，3个营的兵力所剩无几。

在父亲的身边，战友一个个倒在血泊中，那一张张娃娃脸永远长眠在大王庄的那片焦土上。战友们一个个躺在长长的一排担架上，尸裹白布就地掩埋了。

在枪林弹雨中，战斗就是两个字——“打和死”，生与死就在一瞬间。其实，每位战士都抱定“必胜和必死”的信念，军人的荣誉高于一切，那就是血洒疆场，马革裹尸。因为，比生命更可贵的是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，交给人民。

活着，从枪林弹雨中冲过来；活着，从死人堆里爬出来。

父亲说安慰英魂，就是要践行生前他们一起发过的誓言，去实现他们的理想，去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事业……最重要的是继承部队的光荣传统，坚决不能忘记一切为劳苦大众奋斗的初心。

坚守

活着的战士已经没有了眼泪，眼里都冒着火。他们钻进硝烟，冒着炮火，冲向

敌人的阵地……

对面驻守阵地的，是国民党军主力王牌部队118师33团。33团是王牌中的王牌，打仗以狠、恶出名。这个团曾是我军的劲敌，让我军吃过不少苦头。33团是陈诚起家的底子，老兵多，作战经验丰富，拥有一流美式装备，武器弹药充足。在这次战斗中，33团根本就没把我军放在眼里，但在防御上不敢掉以轻心，构筑起环形阵地，地堡、暗道和战壕纵横交错，地堡群相互依托，既能各自为战，又能相互火力支持。

12月9日黄昏，我军助战部队——华野7纵58团、60团打下了大王庄阵地。一夜下来，两团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于是撤下来休整，预备队7纵59团接替了上去。

敌人也不是吃素的，拼命组织强有力的反击，企图夺回大王庄阵地。敌军两个团分三路向大王庄进攻，一连组织了15次反扑。

在敌军的猛烈反扑下，7纵59团被迫退到了大王庄边缘阵地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王近山所部46团接到上级命令，在团长唐明春带领下，冒着敌人的炮火冲了过来。

敌军的千百发炮弹，在不到四五十户人家的大王庄上空爆炸，在方圆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爆炸，顿时浓烟滚滚，弹片横飞，所有房屋倒塌，草木烧毁，空气中弥漫着焦土味和血腥味。

一时间，两军打到胶着状态。敌军用迫击炮、火箭筒、机枪、卡宾枪、冲锋枪、枪榴弹和火焰喷射器等冲过来，我军用步枪、手榴弹、爆破筒和炸药包防

御坚守，给予敌人沉重打击。在这个时候，短兵相接是免不了的，战士们刺刀都用上了，甚至操起了战锹。敌我双方逐屋逐街争夺，逐个掩体逐条坑道围攻，近战白热化，阵地也三易其主。

父亲身高一米八，是一连机枪班班长。他作战意识很强，打仗头脑清醒。在战斗中，他能迅速找到阻击和突击的位置，选择最佳的角度扫射敌人、封锁火力。激战中，敌人的三发炮弹炸倒了土墙，把父亲埋在土里，被指导员和战友刨出来。杨排长看见昏迷状态的父亲头部和身上在流血，准备送往前方医院抢救。父亲醒来，看到战斗情况紧急，简单包扎伤口后立刻投入了战斗。他要像钉子一样坚守阵地。父亲所在1营的干部身先士卒冲锋陷阵，大无畏的革命牺牲精神感染、激励着每一名战士，鼓舞了部队士气，起到了表率 and 模范作用。连长牺牲了排长代理，排长牺牲了班长代理，甚至个别地方打到最后一名战士也绝不屈服，誓与阵地共存亡。

英雄的部队在把强敌打残的同时，战斗减员严重，弹药也快打光了。

胜败就在一瞬间。敌人在垂死挣扎，把勤务兵、传令兵、马夫、伙夫等非战斗人员也组织起来加入作战部队，做最后一次绝望冲锋。对于我军而言，如果这一仗打不好，打不胜，不仅影响士气，而且会动摇围歼黄维兵团的大局。

我军的各级指挥员战前都立下了军令状，前指也担心着大王庄的战况。

危机时刻，七纵司令员成钧果断把自己警卫连

的130多人派过去支援大王庄，和坚守阵地46团的官兵猛打猛冲、浴血奋战。这一仗下来，敌军大势已去，只有团长一人逃了回去。我部警卫连也只剩下17名战士。

“我们胜利了，胜利了！”战士们完成坚守任务后的高呼，是发自内心的呐喊，是英雄的曲，是壮丽的歌，是军人的魂。

大王庄旁边的小王庄也驻扎敌军的一个整编团，敌团长用望远镜观察了一天大王庄战斗的惨烈，他和手下说：弟兄们投降吧，这仗不能再打了。随后，他率领部队就地起义。

追击

一天的激战下来，战士们疲劳到了极限。明天又是一场恶战，可以说是生死难料。在寒冷的坑道里坐着，望着半空惨淡的月亮，父亲这一刻忽然想起父母的担惊受怕，他不由鼻子酸酸的。父亲心想，要是自己打仗没光荣，等全国解放了一定回家好好孝敬父母。

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指导员宣布了首长给予连队立功受奖的命令，战士们也纷纷交了请战血书，父亲也把自己火线入党的喜讯写信告诉了家里……

前方的高地是尖堆集，是黄维的司令部。敌人被围困了十几天，食品医药奇缺，从南京空投的食物一降落就被抢光了。为了生存，敌军杀了不少马匹充饥。有一些敌军士兵饿得跑过来投诚，当官的抓住枪毙也没能制止住士兵逃跑。

我军有地方党政部

门、地方武装和当地老百姓的支持，担架队、运输队和支前队，一直和前线紧密联系，老百姓为了我军赢得战争胜利，做出了巨大牺牲。

上午8点多，总攻的时间到了。华野7纵火炮团发挥了威力，还有土炮、炸药包，一顿狂轰猛炸，地动山摇，有效地摧毁了尖堆集敌人的工事。据说，黄维和胡璉吃完早饭刚出门，卫兵在房间给收拾盘碗之际，我军的一发炮弹飞过来落到饭堂，把卫兵给炸死了。

我军的炮击一停止，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。父亲和他的战友跃出战壕冲向敌人的阵地。

敌军在20多米的高地上疯狂阻击，我军不仅暴露火力下，还得应付迎面横冲直撞过来的坦克车。我英勇的战士们早就打红了眼，分割打点，各个歼灭。打坦克车虽然经验不足，但战士们前赴后继用集束手榴弹和炸药包，炸毁敌军坦克的履带，势不可挡。敌坦克见势不妙抛下步兵转头就逃，慌了神的步兵在抱头鼠窜中被俘获被消灭。

黄维兵团的军事素质也是闻名国军内外，在我军强大的攻势下，最终还是溃不成军，丢盔卸甲，兵败如山倒。

将帅各自逃命，部队散沙一盘。在最后的追击战中，我军各部愈战愈勇，兄弟部队之间开始了作战立功竞赛，比抓俘虏数量，比抓军官的级别，比缴获物资的数量，战场上捷报频传，最终取得了双堆集的伟大胜利。

淮海战役结束后，十六旅旅长尤太忠等将领为父亲签署了立功喜报。